

当代都市少年心态小说



最后的夏天

ZUIHOU DE XIATIAN

方宁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90211123



最后的夏天

ZUIHOU DE XIATIAN

方 宁 著



当代都市少年心态小说

最后的夏天

方宁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7印张 插页5 142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5435-2887-8/I·238 定价: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风雨说：“你和我一样自由。”
阳光说：“你和我一样纯净。”
成长的脚步说：“你和我一样真实。”
会有风雨中的泪水，
会有阳光中的笑颜，
会有年轻的眼睛，
看见最真实的感动，
还会有“同龄鸟”的声音，
回响在心灵的天空。



当代都市少年心态小说

广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方宁 1956年11月生于北京。曾任中学教师十余年，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编审，《文艺研究》杂志副主编。文学硕士。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及评论工作。

当代都市少年心态小说

主 编 方 敏 宗介华

想来想去，终于还是以“最后的夏天”作了这部小说的题目。为什么是“最后的夏天”呢？难道这个夏天之后就不会再有夏天了吗？友人的质问我一下子感到有点找不着“北”。是啊，我能什么就画样武断地宣告了夏天的终结？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我为重新命名这部小说开始了漫长的思考。

为了找到一项合适的“帽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和我的主人公一起回到那个难忘的季节，去重新经历那些表露不出的戏剧场面和生生死死的感伤故事。在那个短暂而漫长的夏天，我曾很长一段时间地陷入无法解脱和难以自拔的心境之中。曾经，虚构和热爱的我与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始

作者手迹



引子



在T中学最近发生的一场“停课风波”中，初三(1)班的叶子再次成了学校上下关注的焦点。

但奇怪的是，这次足以称为“风波”的事件一开始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沸沸扬扬、激动人心，如果不是特意指给你看，即使在学校里泡上两天，你也未必能发现其中的端倪。与平时稍显不同的是，一向能言善辩的班主任老傅，现在好像失去了往日滔滔不绝的锐气。他现在有点儿担心的是，校长皇甫雄去外地开会前专门找过他，还提出过解决师生矛盾的方案，却被他自信地回绝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而眼前的局面却越来越复杂，那些学生不但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反而向学校提出撤换班主任的要求。还说，如果学校不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将上区教育局请愿。并且声称从明天开始，初三(1)班自动停止上语文课，以等待校长的答复。

师生之间原本僵持的关系，现在开始明显有了激化的趋势。学生停课抗议——这对任何学校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终于悄悄地发生了。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教室，一向从不低头更不服输的老傅，还是感到了一种言说不清的滋味。在他原本就显得棱角分明的脸上，近来又增加了一层铸铁般的青色。

在此之前,他和学生就有过几次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从课下发展到当堂对抗的地步。虽然后来在校长出面劝说下平息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师生的对立却愈演愈烈。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从“冷战”到“热战”的局面,学校中的局外人就很难说清了。老傅的性格谁都了解,往好听的话上讲,那是倒人不倒架;难听点说,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除了同样资深的皇甫校长还能勉强充当他老傅和学生之间的调解人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学校官员,他又何曾放在眼里?这一次,偏偏在皇甫离开学校的当口,局势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在T中学,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初三(1)班的叶子。这是一个既敢想敢说又敢作敢当的市级三好学生。别看她一天到晚风风火火,论学习,在全年级却始终找不着对手。她的身材不高,相貌也算不得出众,但一头短发和永远面带嘲讽似的笑容,会使每个接触过她的人留下刀刻般的印象。这样一个性格突出色彩鲜亮的学生,在那些年长或年轻的教师眼中,评价自然各不相同,但“傲慢”、“精干”、“有头脑”,尤其是“胆大包天”这样的字眼,却总是成为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起初,人们对老傅处心积虑地推荐叶子作为市级三好学生的人选还不以为然,但没过多久也就认可了:谁让她总是年级里无可争议的考试“状元”呢!而第二名和她,中间好像有一条无法越过的鸿沟,相差总是20分。不多不少的分数,却好像成了恒定的间隔。看到叶子,你很难想象这是两年前才从市区一所因最差而出名的中学转来就读的“丑小鸭”,可没过多久,

她居然就成了初二(1)班的班长、老傅最得意的学生。更出人意料的是,初三下半年,一场由她策划和组织的停课抗议行动,使老傅这样一个原本在T中学里牛气冲天的人物,彻底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



在学校的北墙之外,有方圆三四百米的一片松树林。据说许多年前,这里是清代贵族的一片墓地,经过平整后,四周虽已重新树起铁篱成了名义上的公园,可园内并没有供人游乐的设备,还保留着原来那种十足的“野趣”。这样一个草木丛生、树冠连阴的荒芜之地,着实吸引了周围不少的居民,连旁边那些缺少场地的学校和幼儿园也时常到这里跑马占地,好像这儿天然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平日里,那些牙牙学语的孩子被老师用绳子领着游行其中,三三五五成群结队的学生也乐得把这儿当成没人问没人管的“快活林”。他们那充满青春与动感的巨大的肺活量需要在无人管束的空间里尽情释放,因此每到放学或是中午,“快活林”里的噪音一点儿也不亚于外面川流不息的街市。

此刻,正是下午第一节语文课。上课铃声刚刚响过,在围墙的那一边,园子里的躁动也渐渐平息了下来。在显得有些紧张和沉闷的气氛中,班长叶子和她的同学正围坐在地上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无论是学校里单调的上课铃声,还是树林中悦耳的鸟鸣,都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对初三(1)班的这些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在毕业之前闹出这

样一场“停课风波”更新鲜更刺激,同时又更令他们惴惴不安的呢?采取集体停课的行动的确事关重大,谁都知道班主任老傅是T中学的资深教师,连向以严厉著称的校长皇甫雄都要让他三分,凭他的身份和地位难道还摆不平这些智力尚未发育完全的娃娃?显然,后果难料的停课之举,同样也在考验着这些孩子的心理承受力。叶子为大家鼓劲说:“只要坚持下去,事情总会按我们的要求解决的。如果学校不同意,那,我们就派代表上教育局!”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这次停课,只针对傅老师一个人。对其他老师的课,我们要充分合作,上课不要迟到!”叶子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如果学校挨个找我们呢……”有人小声说。

“那有什么?就按我们的集体决议办嘛!……谁有意见?请举手!”大嗓门阎涛的话把前边的声音一下子给淹没了。当然,没有人表示反对。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给皇甫校长的《请愿书》……”叶子平静的声音,将所提出的要求和列举的理由缓缓地注入每一个听者的心里。

1

这一次,我将以代理班主任的身份去执教初三(1)班。在很多人看来,皇甫校长对我的任命是一个相当草率的决定。这倒不是因为可怜的高中毕业的学历不足以承担为师的资格,更主要的还是我的前任老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居然



都被叶子带领的学生们请下了讲台,现在谁能保证顺利接管这样一个敢向任何人挑战的班级呢?

对学校来说,撤换老傅也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学生递交的那份白纸黑字的《请愿书》,的确成了他无法逾越的障碍:

傅老师经常体罚成绩差的同学;讽刺挖苦给他提意见的同学和班干部;在教室里吸烟,多次因烟头未熄灭而将同学的课本烧了洞;讲课出错,还经常把我们书写正确的字改为错字。我们强烈要求学校重新安排班主任!

本意见已经初三(1)班全体同学讨论通过,我们将以集体的名义对上述意见负责。

《请愿书》的落款处是全班学生的签名,“叶子”这两个字格外醒目。说实在的,若不是亲眼看到这些抄写得方方正正的字体,我简直不能相信老傅会有如此的“事迹”!这是那个在学校里工作了差不多四十年的老傅吗?

几年前,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老傅那时恰好就是我的班主任。后来高中毕业了,因家庭变故无缘升学,学校破例收留我做了一个临时代课教师,仍然列在老傅名下由他来指导实习。论年纪,他该是我的父辈;论学问,在T中学甚至在整个区里,他的英汉双语水平都足以令同行敬慕;论品性,他向来为人孤傲,却能言



善辩,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辈子,得意之处不在学,而在辩。老傅还时常拿英语教师萧丽平打趣,说她当律师的老公不妨来做自己的学生,这样可以教他几招辩护的秘诀。此言一出,办公室里顿时笑声不断沸反盈天,半天安静不下来。在我的印象中,老傅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或胡作非为的教师。以他的教龄和经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失误?

星期五下午,在宣布我出任代理班主任之后,学校决定第二天在初三(1)班单独召开家长座谈会。我甚至来不及认识学生,就先要和他们的家长“狭路相逢”了。除了叶子,对这个班我还没有半点儿了解,甚至连教室所在的位置都搞不清楚,又该怎么和那些学生家长打交道?学校交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开这次座谈会,除了作为新班主任亮相,还要了解家长们对“停课风波”到底有什么想法,以防再有其他的突然事件发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既要从他们那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也要搞清这些家长的意图,显然,在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成年人的思想能量。

在光线不足的楼道顶端,初三(1)班的牌子无精打采地吊在教室的门楣上。

推开虚掩着的教室门,我没想到最先到来的竟是叶子!

“你怎么来了?”

“家长会我妈来不了,让我替她参加。”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流露出坦然的神情,好像不是头一次了。

“这可是家长会呀!”话一出口,我才猛然想起了老傅早就说过,叶子的母亲患有轻度的精神病,一般不参加社会活动,

必要的活动,都是由叶子替她出席。“不过没关系,这些同学的家长你都熟悉吧?干脆就负责招呼他们吧!”我庆幸自己还没有把事情搞到糟糕的地步。

一些家长陆陆续续进入教室,看来他们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连问都不用问,径直走进门来,并在叶子引导下坐到自己孩子的座位上。显然,这些家长对叶子都很熟悉,他们和叶子在一起,好像是与同辈人打交道那样随意、轻松和自然。我站在一边,倒像个旁观者和局外人。

教务主任在开场白式的发言中,把我正式介绍给了家长。至于他是怎么解释不久前出现的那场“停课风波”的,大概是因为紧张,我一句也没听见。说完,他匆匆忙忙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地消失了。

对我来说,把这次家长会比喻为一次“历险”一点儿也不过分。从那些家长城府极深的目光中,我分明能感觉到由“怀疑”编织起来的危险之网无处不在。随着身体无法控制地轻微颤动,我的手紧紧抓住讲台两侧的护板,让自己尽快平静下来。



“各位家长——我——今天——”平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该说些什么?表示高兴和他们见面?还是向他们解释不久前发生在初三(1)班的那场风波?我又该怎么解释?说我的前任是个不负责任的老师?“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心里很高兴……”不管怎样,这些客套话总不能不